

大作池田觀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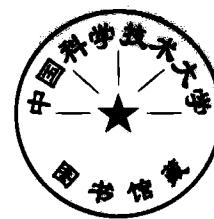
池田大作著

不因說、得處是皆有圓
釋尊個人本事、佛世間命
既空是無此無能、亦盡
普濟山海無那念、佛是無他
極至高全人類而展開的
宇宙、主釋尊滅度後承即
度、仙而人們之空聚會至
一處往集佛殿、座坐了德
福人難處丈奇也山難大佛
與、其中心之降菩薩三藏中當
出來修學、贈佛義廣院
弘時於社會、成為三家大
乘善薩並通寶藏以依據
仙仍之且一燈至自己心中
漏現由生的佛、——此是今湖
源、一蓮玉斷仰仰心境如
鴻臣。

我的佛教观

池田大作 著

潘桂明 业露华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成都

私の佛教觀

池田大作

根据第三文明社 1984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汪 弥

封面题字: 吴三大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盛寄萍

责任校对: 伍登富
蓝 海

《宗教与世界》丛书

我的佛教观

池田大作 著

潘桂明 业露华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 6.75 插页 7 字数100 千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0767-1/B·50

印数: 1—2000

定价: 15元

不用说，佛教并非有关释尊个人的事。佛的生命既然是无始无终、永远普遍的存在，那么，佛教也便是为全人类而展开的宗教。在释尊灭度后的印度，他的弟子们也曾聚合在一处结集佛教，产生了堪称人类历史奇迹的庞大佛典。其中以《法华经》为中心的大乘经典，将佛教广泛弘传于社会，成为在家大乘菩萨求道实践的依据。他们各自一边在自己心中涌现内在的“佛”的生命渊源，一边不断向佛的境地接近。

——著 者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上。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中文版《我的佛教观》

序　　言

此次，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大型的《宗教与世界》丛书，将收入我的对话篇著作，作为著者，深感荣幸，不胜欣喜。

该书是我出版的系列著作《佛教对话丛书》之一。

无庸赘言，佛教是创始于印度的悉达多·乔答摩，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和传统的宏伟的宗教。作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至今犹被以亚洲为中心的广大民众清纯地信奉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祈求世界永久和平与民众永远繁荣，并为之竭尽绵薄之力。可以说，这一《佛教对话丛书》就是在佛教的悠久历史中探求其现实的理念和思想的尝试。

对话是我和青年学者们在畅所欲言的讨论或交谈的相互交流与启迪中进行的。而一个个题目的归纳，是以谈论我在

每日的佛道实践中所把握的佛教观点、史观这一形式展开的。

附带一提，本书还有姐妹篇《我的释尊观》，则是就世不二出的巨人、佛教鼻祖乔答摩的生涯和活动进行的对话。

那么，乔答摩圆寂后，印度佛教的历史发生了怎样的思想性变迁呢？可以说，本书正是以这一主题为轴，试图纵观整个印度佛教。

追忆往事，去今15年前的1974年6月5日我初登“万里长城”的一角——八达岭的居庸关。那是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

我站在长城上，沐浴初夏的阳光，心旷神怡，对眼前铺展的景观感慨一新，铭刻心底。

我想起为数众多的译经僧和胡僧，他们越过巍峨耸立的帕米尔山脉，涉过流沙漫漫的塔克拉马干沙漠，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跨过这万里长城，到达中国境内。

应该说，中国佛教的历史确实是他们舍身忘死的使命感的赐物和结晶。进而，这中国的佛教又传到遥远的远东之岛日本。西域——中国——日本，当我的心在这条无形的佛教东传的路途上徜徉时，一个毅然的决定油然涌起。

——中国的确是日本文化和佛教的源头，是大恩人。我们日本人必须在心灵深处重新认识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并且要不断地付诸行动，为报答恩情的有诚意的行动。

作为一个民间人士，我通过前后六次访华（当然，在日本就更不消说了），同当今中国各界的领导人、文化人和学者进行对话，广泛地保持着“和平”与“文化”的相互交流，这也就是想报答中国“大恩”的心愿的表露。倾注报恩之念，我一直提倡构筑日中的“金桥”。

岂止“金桥”，在日中两国之间，还要构筑通向 21 世纪的新的“丝绸之路”，即“文化之路”，为此，我今后仍将奉献寸草之心。

中国的天台大师智𫖮把大乘佛教的真髓——法华经的精神简洁地归纳为一句话：“一切世间的治世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佛教往往被解释为属于形而上的思想性层次，是有别于形而下的政治、经济等的另一层次的世界。然而，真实的佛法并不是与时时进步、变化的社会相脱离的。毋宁说是与政治、经济等不可分开的，具有重要的社会性使命，即经常给这些行为以生气勃勃的活力，将其引向赋有价值的方向。

智𫖮暗示：佛教也内含极其现实主义的哲学。

而这一法华经的哲理，作为日莲大圣人的佛法，在 13 世纪的日本开花结果。

回顾以上的历史脉络时，《我的佛教观》被译为中国语、从日本回归中国这件事，也令人不能不深感佛教所谓“缘”的不可思议。

总之，但愿我的这本书能成为构筑日中两国通向 21

世纪的新丝绸之路的一砖一石。当此付梓之际，谨向予以提挈的何光沪先生、汪弥先生及承担翻译之劳的潘桂明先生和业露华先生等有关人士，致以衷心的谢忱。是为序。

池田大作

1989年5月3日



序　　言

距今 13 年前，2 月间，我曾站立于从容流去的恒河之畔。这是一条发源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高峰的清流，它一口气奔流而下，直抵山麓，浸润着印度斯坦大平原。而现在我所驻足的巴特那市^①，乃是它的大小各支流汇合的地方。古代，这儿附近，曾是印度最初的统一国家孔雀王朝的首都，它被歌颂为花之都城（华氏城）^②。

神圣的恒河如今依旧涌流着。——结束了在灵鹫

① 巴特那市系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位于恒河和桑河的汇合处。相传古代印度摩揭陀国阿闍世王在此附近建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在该城建都（史称波吒厘子城或巴连弗，汉译华氏城）。——译者。原著无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② 华氏城，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都城。梵名“波吒厘子”、“巴连弗”等，唐名“香花宫城”。相传阿育王曾在此召集佛教史上第三次经典结集。

山一系列谆谆说教的释尊，从这里的婆吒厘村^① 渡过恒河，朝着故乡迦毗罗卫^② 的方向漫步而去。确知已临近死期的他，超然地站在恒河之畔，也许还在考虑什么吧。——我伫立于河水充盈、流淌而去的河岸边，不禁遥想着佛陀的信念。

眼前所见的恒河流水，它既容纳了以往数千年的历史，同时又正运载着未来的岁月。只要这大地上生命之泉涌流不已，这条大河也将流淌不息，继续它悠久的岁月之行。

喜马拉雅山每天既显示着丰富多彩的变化，又总是高高耸立在那儿。山麓中有堪称深邃幽远的蓝毗尼园^③，诞生于其中的释尊，他的睿智，更是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断地贯流在印度人民生命的土地上。而且，其智慧之流，向南面流入斯里兰卡，向东南方流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向北经由中亚细亚通过丝绸之路流向中国，并通过朝鲜半岛流入日

^① 婆吒厘村，又译“波吒厘子”、“巴连弗”等，即华氏城。原为恒河之畔的一个村庄，相传佛陀时代摩揭陀国阿闍世王开始在此建城。位于今巴特那市西北方。

^② 迦毗罗卫，古印度国名，又译“劫比罗伐窣堵”等。相传为释迦牟尼故国。位于今尼泊尔境内提罗拉科特附近，一说在印度北方邦巴斯底县的比普拉瓦。

^③ 蓝毗尼园，相传为释迦牟尼出生地。地处古印度拘利和迦毗罗卫之间。据佛经记载，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娶拘利国阿覩释迦之女摩耶为妻，摩耶夫人45岁怀孕，于该园沙罗树下右胁降生释迦牟尼。

本。不仅如此，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①时代，业已通过向希腊各国派遣作为和平使节的僧侣，将佛教传入遥远的西方世界。

希世巨人乔达摩·佛陀，给人类留下闻所未闻的伟大教法而入灭了。然而，流动在佛陀生命中济渡民众的热血，不久便由他的弟子们代代相传，以一传百，以至千万，而且成为超越国界的思潮。

我自访问佛教的发祥地印度以来，一面回顾着释尊所开创的佛教的历史，一面不禁想要从普通人的角度描述佛陀的一生。幸好，两年前得到野崎勳君的通力协作，便暂先描述了我的释尊观，这就是先前由文艺春秋社出版的《我的释尊观》（莱格鲁斯文库，No.47）一书。关于野崎勳君，我对他敏锐的历史观深表佩服。

不用说，佛教并非有关释尊个人的事。佛的生命既然是无始无终、永远普遍的存在，那么，佛教也便是为全人类而展开的宗教。在释尊灭度后的印度，他的弟子们也曾聚合在一处结集佛教，产生了堪称人类

① 阿育王，又译“阿输迦”、“阿悉迦”等。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相传他在征服羯陵迦国后，发心皈依佛教，在各国发布教敕，刻于摩崖和石柱上。曾在华氏城主持召集佛教经典的第三次结集。又向邻国派遣传教师，广泛传布佛教。详见本书第三章。

历史奇迹的庞大佛典。其中以《法华经》为中心的大乘经典，将佛教广泛弘传于社会，成为在家大乘菩萨求道实践的依据。他们各自一边在自己心中涌现内在的“佛”的生命渊源，一边不断向佛的境地接近。

根据上述基本前提，作为我先前“佛教对话”第一部（《我的释尊观》）的延续，现在的第二部，又增加了对话者松本和夫君，以展望印度佛教的全貌。松本君同样是位青年研究者，我本人对他深入的佛教研究很是敬佩。至于以《我的佛教观》作为书名，乃是想在书中把佛教的基本理念作大致的纲要性的展望。这一点，请诸位读者理解。

此外，与上次相同，这次对话，也随处参考了诸位印度学、佛教学研究者具有价值的成果。我也还想作为一名佛教徒，发自内心地祝愿这些学间的隆盛和发展。

池田大作

1974年2月22日

目 录

序 言	(1)
一 佛典的结集	(1)
第一结集的背景——合诵佛说的弟子们	
——伟大宗教家的教海	
二 上座部和大众部	(18)
第二结集的背景——部派分裂的原因	
——复归原样的运动	
三 阿育王	(36)
最伟大的帝王——绝对和平主义的政治	
——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四 弥兰陀王之问	(55)
希腊世界的哲人王——那先比丘的智慧	

	——贤者之论与王者之论	
五	东西文化的交流	(73)
	东西方的转换期——佛教与基督教	
	——世界宗教的条件	
六	大乘佛教的兴起	(90)
	大乘兴起的主要原因——大乘与小乘的	
	区别——佛教的文艺复兴	
七	维摩诘与在家菩萨	(109)
	关于维摩经——佛国土的建设——菩萨	
	的利他实践——不可思议的法门	
八	法华经的形成	(129)
	灵鹫山说法——声闻弟子和大乘菩萨	
	——佛灭度后的弘教和展开	
九	法华经的精神	(145)
	法华经的实践者——大乘教徒的精神	
	——法华经的佛身观	
十	龙树和世亲	(158)
	寻求大乘佛典——中道和空的理论——	
	无著和世亲的行迹——俱舍论和唯识论	
	参考文献	
	译后记	